



玄奘负笈图

2014年夏末秋初,我们再一次穿行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上,这里是古老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玄奘当年走过的地方。

荒无人迹的高原河谷时而阳光炽烈,时而狂飙雨雪冰雹,海拔5000米的山口覆盖着厚厚的积雪,空气稀薄。

亲历险恶的高原丝路,不禁让人重新刻画起那唐朝和尚的形象——

他是位体魄强健的探险家;
是位方位感极强的地理学家;
是位热衷趣闻的唐朝和尚;
更是位言辞犀利的率性美男。

2 方位感极强的地理学家

他有着远超其时代的地理意识,根据他的回忆写成的《大唐西域记》,是对中亚、南亚地理、气候、人文等最早、最为详尽的著述,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地理大发现时欧洲探险家必备的指南。

有评价称《大唐西域记》“记事谨严有据”,事实上,玄奘在这本书中记录的地理数据达到了同样的高度,书中精准的地理方位和详尽的地域描述使得它在19世纪欧洲殖民开发、世界东方学兴起时,成为炙手可热的文献资料。1834年德国学者Klaproth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亚与印度的旅行》一书,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介绍玄奘的西文著作之一。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以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记录了行走过程中的路线走向和距离,实属罕见。《大唐西域记》写于他回国2年后,他能对十几年间的行程记

忆如此准确,想必是有记日记的习惯,而对方位的记录可能是他在一开始便计划好的。

国内一些研究者忽视《大唐西域记》中地理方位与地标的线索,才会产生对玄奘归国山口和路线的误判,如将“东南行”归国的山口定为明铁盖山口,并立碑;现在又要将碑移到基里克山口,这与玄奘记述的方位是南辕北辙。即便如几十年前揣着《大唐西域记》在中亚行走的斯坦因,试图确定玄奘在帕米尔高原上的路线时,仍然会忽略掉当中一两个方位。所以,当他历尽艰险走到齐奇克里克高原时,骄傲地感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与玄奘对这里的描写是多么吻合”,并且到死都认为这就是玄奘走过的“奔穰舍罗”时,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头去看书中记载,玄奘由石头城先是“东南行三百

余里”至大石崖,再东北“行二百余里”至奔穰舍罗,而去齐奇克里克恰恰是从石头城直接往东北方向进发。斯文·赫定则忠实地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他听当地人说石头城东南有一个山口,认为玄奘由此经过,但他没有亲自走过,只是随手在他著名的中亚地图上画了一个东南行的弧线,但偏差甚远。

斯文·赫定犯了另一个错误,他始终认为玄奘提到的“波迷罗川”是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小帕米尔,“大龙池”是小帕米尔中阿富汗境内的切克马廷湖。虽然由于签证原因,我们没能去成阿富汗,但在霍罗格中央公园游客中心看到的一张切克马廷湖明信片,给出了足够的信息。这张明信片上,两个游客在湖边闲坐,两侧湖界则完全纳入明信片范围中。

3 热衷趣闻的唐朝和尚

从《大唐西域记》的记述里,不难发现,他肯定不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呆板和尚,不惜笔墨的灵异故事似乎指向他是位热衷趣闻、富有情调的人

《大唐西域记》言辞优美,笔法简洁,多数段落寥寥数行,记录了所经国界及都城面积,地形地貌,气候物产,人文习俗等,段落末尾往往着笔于当地佛教传播状况。但有些段落则明显丰腴,洋洋洒洒数百字讲述着当地的佛教传说或神怪故事,细看来有人物、有情节,甚至通篇奢侈地使用直接引语,表述富于现场感。可以想见玄奘对这些故事记忆多么深刻,他当年在与弟子讲述时,又是多么绘声绘色,可能在漫长而枯燥的旅程中,只有这些趣闻故事滋润着商队和玄奘的生活。

帕米尔高原上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富庶的农业区,如瓦罕谷地、瓦恰、塔什库尔干河谷地带等,这些地方海拔略低,气候适宜,河水漫流,是古代文明聚集、交汇、碰

撞与融合的区域。

在《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他路过时当地佛教寺院和僧人已然寡少的景象,但当地幸有那时的佛教遗存,在距离“Yumchun”城堡不远的Vrang村,便幸存一座宏大的佛寺遗迹。一个英文流利的小男孩带着我们从田间绕上山坡,来到佛塔。佛塔呈方形,共五层,外围有土墙围护,可见当年建筑规模相当宏大,塔顶是一块印有足迹的石头,当地人传说这是佛祖的脚印。

玄奘在这里驻扎时,听说了当地信奉佛教的缘由:从前这里的国王有一个很疼爱的小孩,小孩得了怪病,怎么也治不好。国王便去求问天神,天神回话,小孩定会平安无恙。国王在回宫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和尚,心中忧虑,便再相问。和尚则告诉他,小孩治不好了。等国王回宫,孩子果然死了。国王再去问天神,天神不知其子已死,仍然说小孩的病可以治

好。国王于是大怒,废掉供奉天神的祠堂,延请之前遇到的和尚,从此改信佛法。

玄奘翻越排依克山口回到现在中国境内后,来到揭盘陀国(今中国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县境内),看到公主堡,它坐落县城南约70多公里的古丝路要冲的一座海拔3000多米的悬崖上,是中国目前所知最高的古代城堡之一。玄奘来到这里,仰望“极危峻”的城堡,听到了流传甚广的“汉日天种”的传说,也是揭盘陀国的建国故事。传说波斯国王娶了一位汉族公主,迎亲队伍回到这里,因战乱遇阻,找到一处孤岭危峰住下,周围严密禁卫,任何外人不能上山。不想过了3个月,公主却有了身孕,迎亲使团十分惶惧。据公主贴身侍女称,每天中午,有一个俊伟男子从太阳中骑马下来与公主相会。迎亲使团无法复命,就在孤峰上筑城。公主至期产子,立为国王,成了这片地区的统治者。

玄奘是个美男子

——曾记载帕米尔上居民“形貌鄙陋”

1 体魄强健的探险家

玄奘显然不是《西游记》中所描述的懦弱唐僧,而是一位意志坚定、体魄强健和精力旺盛的强者,这样才能完成这次名传千古的旅行。

一个让许多牛人崇拜的人,只有更牛。

在西方学界地位极高的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坦因,是玄奘的铁杆“粉丝”,撇开他带走了大量敦煌文物不谈,他在1900年-1931年中进行了四次中亚考察,某种程度上是受到玄奘的感召,他最后一次怀揣《大唐西域记》到中亚考察时已经年近70岁;另一位玄奘的粉丝瑞典人斯文·赫定是世界级的著名探险家,1890年12月-1935年2月,先后5次进入中国,曾在冬天时独自一人翻越大雪封山的萨雷阔勒岭,偷渡到俄国的郎库里帕米尔和莫尔加布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偷偷翻回来,只有一条右后腿绑着绷带的瘸腿狗陪伴。

这两个傲慢的强人在帕米尔高原上追寻玄奘东行路线时,时时向这位先行者致敬,因为他在1200多年前就已经做到了这一切,而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理解,这必须有无比坚强的意志力和行动力。玄奘显然具备这两

点特质,与《西游记》中演绎的唐僧全然不同。

公元627年,誉满长安的佛学界年轻才俊玄奘决定西行印度,寻求佛法正解。他要孤身前往。出发之前,他先用种种苦难考验了自己一番,充分的行前准备足以说明玄奘行动力之强——周密的计划而不是冲动的行动,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至于意志力,他太具备了,当有人告诫他西路艰险时,他说:“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非所悔也。”

在《大唐西域记》的记述中,多次提到东归穿越时称“葱岭”的帕米尔高原时“经危履险”。以一般商队的速度,跟随商队的玄奘横越帕米尔需要3个月的时间。他在春夏之交进入大帕米尔,天气尚寒,走完时正值初秋大雪封山前。他在穿越“波迷罗川”即大帕米尔时,看到的情景是“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地碱卤,多砾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绝无人止”。

4 言辞犀利的率性美男

毫无疑问,他是位美男,这是《西游记》唯一没有歪曲他的地方,他对美丑有着明确的好恶,并不掩饰,在《大唐西域记》中有言辞犀利的表达,这也彰显出他是位个性鲜明的人。

玄奘聪明绝顶自不必说,从小便“圭璋特达,聪悟不群”,而他居然还是个美男子,这也是《西游记》唯一没有歪

曲他的地方。不仅他本人形容俊美,他的父兄也不例外。玄奘弟子所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描写他的父亲,“父慧……形长八尺,美眉明目”,写他的哥哥,“法师兄亦风神朗俊,体状魁杰,有类于父”,有这样的基因,玄奘想不帅都不可能。

玄奘10岁左右时,有皇命在洛阳度一批僧人,他因为年幼未能入选,站在公门之外。受命前来度僧的大理卿郑善果有识人慧眼,看到他便深感惊奇,问答几句后,“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将他特别

录取。

有着这样雄厚的资本,玄奘才能在《大唐西域记》里毫不留情地批驳帕米尔上的居民,“弃尼国的人‘形貌鄙陋’,揭盘陀国的人‘容貌丑弊’,达摩悉铁帝国的人更惨,被描述为‘人性犷暴。形貌鄙陋,眼多碧绿’。玄奘知书达理,自幼‘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自然看不惯蛮荒之地的人文风俗,一概斥之‘俗无礼义’‘不知礼义’‘不知善恶’。别的不说,仅玄奘选的‘尸弃尼’这三个字,已将他当地的嫌弃暴露无遗。”

以玄奘对地理和自然描述之准确,想来对人的审美和观感也是忠实记录,其言辞之犀利,完全不加掩饰,足见其人鲜明的个性。(来源:新民晚报)



新浪年度十大好书揭晓 贾平凹《老生》拔头筹

近日,“2014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揭晓。著名作家贾平凹创作的长篇小说《老生》拔得头筹,其它入选十大好书的分别是《耳语者》、《惜别》、《桃花井》、《大河湾》、《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耶路撒冷》、《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21世纪资本论》、《采绿》。

本届好书榜特别设立了“年度最具人气图书”和“年度新锐图书”。其中,“年度最具人气图书”根据网友投票产生,笛安作品《南方有令秧》以将近14000票数居首位。“年度新锐图书”则颁给了《皮囊》的作者蔡崇达,这是他第一次出书,即获得了众多读者好评。

历史书写与个人化表达并行

纵观2014年的图书出版,多部气势恢宏的历史性书写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这些作品题材或许不同,但都包含了广阔的灵魂图景与文化视野。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今年推出新作《老生》,用解读《山海经》的方式来推进历史,在乡里野史与古典传奇的交织中,以最中国的方式来记录百年的中国史;另外还有《耳语者》、《大河湾》及“70”后作家徐则臣六年磨一剑的力作《耶路撒冷》,都以其厚重的篇幅,试图把握住瞬息万变的时代光景,并以文学化的语言讲述时代与人的复杂体验。

此外,许多关注个体生命体验的作品成为文坛独特风景。如止庵推出的散文集《惜别》,是作者身历至亲的离去后,沉淀三年写出人到中年的生死体

悟;而蔡崇达的《皮囊》以新闻般精确的描写,讲述了一系列刻在骨肉间故事,平实的文字串联出一个福建渔业小镇上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与此类似的还有《桃花井》、《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等,从市场到口碑,均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青年作家呈现大气象

此次好书榜特别设立的“年度最具人气图书”与“年度新锐图书”旨在关注青年作家的创作,笛安、蔡崇达两位获奖者都是“80后”作家。笛安的新作《南方有令秧》是她的突破之作,也是她第

一次尝试历史题材。从青春文学到“龙城三部曲”,笛安一路稳步前行,日臻成熟,日渐摆脱了“80后”囿于个人狭窄视野的窠臼。

与郭敬明、韩寒一样,蔡崇达也是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的作家。不过,他一直以来专注于深度报道及特稿写作,并成为这一领域的翘楚。《皮囊》是他出版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多年新闻现场前线的历练,使他的文字呈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厚重与深刻。

颁奖礼现场笛安与贾平凹、蔡崇达与止庵以文学、历史、人生为主题进行了一场新老作家的对话。

